

扫描
关注
北国
二维码
风

母亲的大筐

柳河

从1958年上学时侯起,我清晰地记得,我家有一个大猪腰子筐,十几年里的春夏秋冬几乎每天都待在母亲的胳膊上。

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五人,三个学生,就我爸爸一个劳动力,他是生产队的大老板子(赶车的)。为了填补家庭生活,我妈养了一头母猪,靠卖猪崽子的钱给我们更换四季,买个油盐酱醋,买个针头线脑,买个本,买个笔……按我妈的话说,我家的老母猪很填糊家,一年下两窝猪崽子,一窝一般都十二个,要管理好了就一个也不掉头。

每次母猪下猪崽时,多数是晚上,母亲都要守护在跟前,一个一个送到母猪的奶前,叫小猪崽吃上奶水。特别是冬天怕小猪崽爬到草窝外冻死,一刻不能离开,有时要在猪窝里呆上大半宿,夏天受热,冬天挨冻。猪崽子长到十几斤就要卖了,每斤八角钱,最贵的年头一元钱,每个猪崽子要卖十几元钱,一窝猪崽子要卖一百四五十元钱,在那个年月可是一大笔收入啊!

那年月我们村刘焕章家三百元钱盖了三间土平房,生活着一家六七口人。那时一元钱能买十几根大麻花,但我一直到十几岁,还没尝过麻花是什么滋味。我开始上小学时,父亲给了我一元钱,领书,买本、



铅笔、橡皮、小刀、蜡色还要有剩余。那时我和我弟弟都没有书包,我妈给我们每人一块四方的布,两个别针。书和用具赶角一包用别针一别,用胳膊一夹或用手拎着。有的人布块大,对角一结扣,往肩头一背,我还很羡慕呢!

后来还是从卖猪崽子钱里挤出几元钱,给我和弟弟买了书包,能背起书包上学就别说多高兴了。当然,也有很多孩子投来羡慕的目光。

从春到秋每天早晨吃完饭,该上学的上学了,该玩的玩去了。母亲就挎起她的大猪腰筐去野外割猪菜,荒草甸子趟,庄稼地里钻。血道划一脸,露水打一身,和淋大雨无二样,成了落汤鸡。回到家里接着就要摘菜馅猪食。还要喂猪、扫院子、侍弄园子,晚上湊在小煤油灯前缝缝补补……一天到晚不站脚,脚打后脑勺子忙。

有一天放学回家,我们看见母亲做饭



时,一瘸一拐地慢慢走,有时还要扶一下门框或墙。我赶紧问母亲怎么了?母亲说:“今天早晨由于下雨路滑,刚完猪菜回来路过引水壕时,一个肩膀挂着袋子,一个胳膊挎着大筐,没看准道一脚踏空摔入水渠中,洗了一个凉水澡不要紧,还把脚脖子崴了。爬到岸上也站不起来了,我就坐在泥地上浑身淌着水,用两手晃动揉搓,好长时间挺着站起来,试走几步好在骨头没折。可是一扛起袋子,一挎起大筐增加分量后,就像抽筋刀扎一样的疼。那也没办法,还能把猪菜扔了不成?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回了家。”

我听后眼泪不停地流,弟弟拽着母亲一个劲地哭,扶着母亲叫她上炕休息。母亲说:“我上炕歇着,你们不吃饭了?”是啊!我们心疼母亲又有什么办法呀!能不吃飯吗?我也只能用水瓢舀几次猪食,帮母亲喂喂猪,烧烧火而已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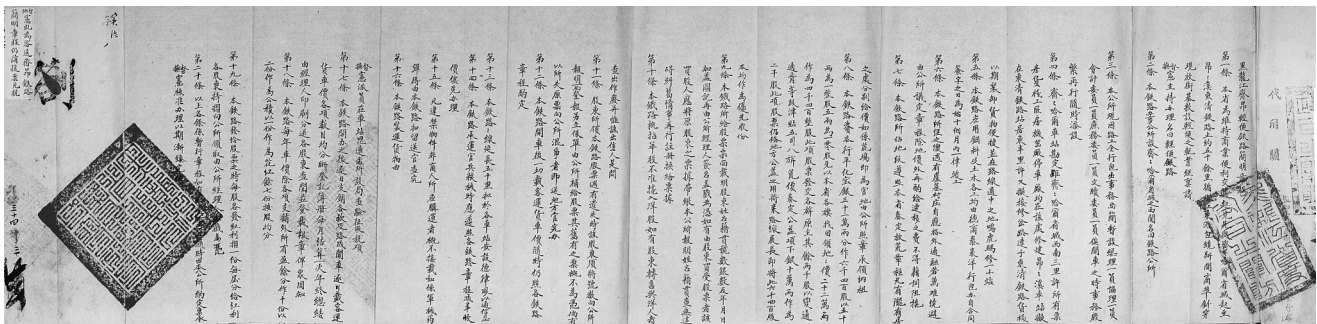
在那个年月有多少个母亲和我母亲一样,含辛茹苦,抚养着自己的儿女。那个年代里,尽管人们的生活劳苦清贫,人们的心里一团火,向往生活,向往未来,信念坚定,爱国如家。



虽然历尽艰辛,但在当时保住了中国人在黑龙江的筑路权,是黑龙江人不甘屈辱落后的民族自尊精神和爱国热情的真实体现

齐昂轻便铁路 龙江第一条自办铁路

陈静升



黑龙江齐昂铁路简明章程

中东铁路(东清铁路)于1903年7月3日全线修成通车后,距昂昂溪站五十余里的省城齐齐哈尔仍交通不便,沙俄成为黑龙江地区大交通的主宰。对此,署理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认为“江省僻处极边,为东北屏蔽,而黑龙江城尤居形胜,乃自东清铁路开通,不独险要全失,而商货之流通,官家之转运,均仰息余人,一旦有故,则声息不通,坐困一隅”,因此,“非修铁路别无抵制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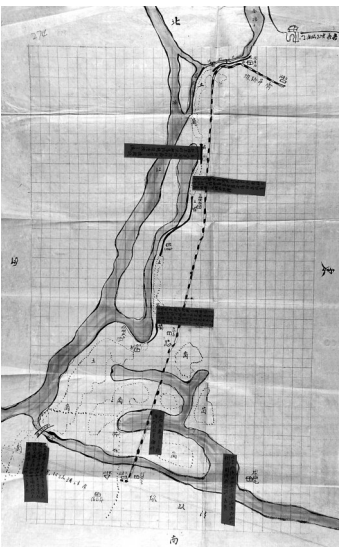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为“便捷省城交通及省属旗民之生计”起见,奏请清廷批准,以清廷积欠黑龙江五司八旗官兵津贴及收回八旗原领荒价计行平化宝银32万两,发行股票6400整股,修建自省城齐齐哈尔至昂昂溪的齐昂轻便铁路。程德全任主办,并委任总理、协理,下设会计、庶务、文牍三委员负责齐昂铁路公所作。这份由铁路公所议定的《黑龙江齐昂轻便铁路简明章程》形成于光绪三十四(1908年)年二月,共20条,对修建原则、路线、机构设置、车站设施、工程承包、沿线占地、股本来源、招股管理、征税、载客运货管理、盈余分配等都做了原则规定,全面揭示了兴办齐昂铁路的基本概况。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省为维持商业便利交通起见,先从齐齐哈尔省城起至昂昂溪东清铁路止约五十余里,循嫩江东沿包绕新开商埠斜穿现放街基敷设轻便之轨”,道出了筑路主旨及铁路与新开商埠的地理关系,印证了中日订立《东三省事宜条约》及《附约》后,1907年齐齐哈尔在城南开辟商埠,最终指定齐昂铁路经过路线为界,以路南全做商埠,街市始见繁华的史实。第十条明确“本铁路概招华股不准换入洋股”,反映了齐昂铁路的诞生是在当时全国“收回路矿权利,承办地方铁路”的形势下,“便商民运输之利,且以杜外人干预之谋”的重要举措。

1908年1月齐昂轻便铁路开工建设,原订1908年完工,因施工缓慢和嫩江水患,直至1909年9月20日始行验收。铁路由省城开始设齐齐哈尔、五河马、昂昂溪三站,终点昂昂溪站因沙俄控制的中东铁路公司阻止进入其用地,昂昂溪站实际设于昂昂溪东北1公里的红旗营子屯。黑龙江省档案馆有一份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9月)黑龙江省铁路公司给交涉总局的咨文,其附件为《齐昂铁路行车暂行价目章程》和《齐昂铁路每日早晚往返开车时刻表》,对乘客货运等级价目、减免票费、站名、各站里程、开车到站时刻、客

人车站应守规则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和记载,是研究齐昂铁路9月26日通车后运营情况的重要原始档案。

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一册清末民初小学课本中,有一首常宁陈谟写的《齐昂铁路歌》:“齐齐哈尔昂昂溪,南北四十里;平沙漠漠里,时见风尘起,牛车马车,难与火车比。省城居民八万人,要开铁道人人喜;合力创公司,利人兼利己。”这便是当年人们期盼修建齐昂铁路时的真实写照。

齐昂铁路工程及设备由天津德商泰来洋行按合同承包,为轻便窄轨,技术标准低,设备简陋,齐昂铁路并不坚固股本不甚裕,致其初期易被嫩江暴涨洪水冲坏。省档案馆保存一张“沿江堤坝及嫩江洪水冲坏齐昂路段需补修草图”,形成于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这张履勘草



齐昂铁路遭水灾需补修图

图宽36.3厘米,高58.6厘米,标出了齐昂铁路全线各站、相邻地名地貌、建筑、坝岗地形,以及与中东路段车站、嫩江、齐齐哈尔城南门的地理位置关系。此图标出了四至方位,且采用红色经纬方格实测绘制,6处路段分别用长条红纸笔墨标注补修说明,显现了百余年前黑龙江地区自办铁路初期勘测绘图的技术水平和精确程度,直观展现了当年齐昂铁路全貌,以及

土砖、土坯砖、烧制砖,但是在作家萧红的笔下,上个世纪初的呼兰是更为“先进”的——

用红色的好砖砌烟囱

陈文龙

观的。听说门口站着守卫。”

幼年萧红印象中的“火磨”,幼稚而可笑,还带些顽皮。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黑龙江人民对近代工业,简单朴素的认知。

她为什么会说“火磨”用的是红色的好砖。这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工业有关系,那时候的中国建筑用一种手工压制的青砖,比不上俄国用机械压制的红砖质量好。

当时在中国东北城乡制作和使用几种砖:一种是土砖,制作办法是将湿泥土塑造成砖坯,自然风干;还有一种是土坯砖,在湿泥土砖坯中放一些“羊角”、稻壳壳以增加砖的强度。这两种砖成本低,质量差,大量使用在农村低烈度房屋建筑上;第三种是烧制砖,而呼兰地区为河网地带,无森林,缺乏木柴,苇子用来建筑房

沿线的防洪工程概况,有着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齐昂铁路后经中东铁路公司允许,于1914年延伸1公里,才到达中东铁路昂昂溪站,至此全长29公里的齐昂轻便铁路全线竣工。齐昂铁路初期为“官督商办”,称为“齐昂铁路公司”,后由于经营问题改为完全商办性质,改称“齐昂轻便铁路公司”,1918年又因管理不当改为官办,又改为“齐昂铁路公司”。1931年日本侵占齐齐哈尔后至1936年,洮昂铁路、齐克铁路、昂齐线和连接中东铁路的榆树屯至昂昂溪支线,相继建成通车,齐昂铁路营业下降已无存在的必要,被伪满交通部齐齐哈尔铁路局以伪币13万元买下,于1936年9月25日停止营业,之后拆除了齐昂轻便铁路,省档案馆保存的齐昂铁路清理股票等档案见证了这一史实。

程德全之所以在时局艰难中仍然坚持创建铁路,是因为他看到:“江省创修铁路,藉维商务而固边防”,“窃维国势之强弱,视乎商务之盛衰,而尤以铁路为命脉”。虽然齐昂铁路的修建历尽艰辛,不比今天中国高铁走向世界,但在当时保住了中国人在黑龙江的筑路权,是晚清时期黑龙江地方官民不甘屈辱落后的民族自尊精神和爱国热情的真实体现。

齐昂铁路通车后因途短距、运价高、货运量少,运营困难,但还是对沙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推动了齐齐哈尔工商业及黑龙江民族铁路的发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黑龙江地区的具体实施。

齐昂轻便铁路是黑龙江的第一条自办铁路,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齐昂铁路已不复存在,但黑龙江省档案馆仍保存着百余卷齐昂铁路在不同时期的档案,系统地记载了齐昂铁路的历史,为我们研究齐昂铁路与中东铁路共同对齐齐哈尔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近代黑龙江地区政治、外事、交通、经贸、商埠演变史和旧城镇的发展规律,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档案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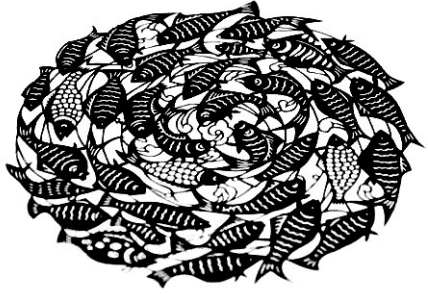
五十年前,大自然里的鱼,真是厚真是多呀。记得当时市场上卖的小杂鱼、泥鳅鱼,根本就没有人买,没人吃。一般情况下都喂鸭鹅了。那么接下来就说说我钓鱼的情形吧。

记得我每次去钓鱼,那鱼咬钩都可快了,所以每当我刚刚把鱼竿甩到稻壕里。这时你就看那竿梢吧,“嗖嗖嗖”地就把竿梢,拽得弯弯的了。这时你就往上拽鱼吧,保证“啪啦啪啦”的就是一条一尺多长的大鲇鱼。当你把这把竿刚放下,那把竿又咬钩了,这时你再一拽,又是一条大鲇鱼。可谓两把竿根本管不过来。记得我那次钓了两大串子清一色的鲇鱼,每当我把鱼拿到了家,母亲都乐坏了。从此以后,家里一有人说馋鱼了,我就找时间上河里钓鱼去。每次去都能钓个十斤八斤的。这些鱼不但让家人改善了伙食,而且还能拿到市场上卖两个钱儿。然后再为家里买点油油盐酱醋,以及为我们兄妹买一些铅笔、本、橡皮啥的。那时的稻田里、大河、小河、水壕子,草甸子里,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鱼。记得平时我在河里洗澡时,经常有鱼咬我的大腿,还经常就能踩着鱼,那时只要你想踩鱼,你回头用手去抓吧,保证在你走过的脚窝里有一条鱼趴在那里。

除此,我们在校外为生产队割稻子时,在我记忆中,那一畦畦稻田里,凡是有水的坑坑洼洼里,以及那些脚窝里全有鱼。记得在我们割稻子的时候,时不时就能碰到一片片的,被阳光蒸发干了的一群群的鲫鱼死在了那里。最让我难忘的是,为了能把把我们四个孩子的学费早日交上,再补贴一下家用,我们哥几个,利用礼拜天或暑假,就上一个较大一点儿的稻壕里去截鱼。这时稻田已放完水了,水壕里的水基本不淌了。于是我们首先选择一段水域,而后把稻壕拦腰截了两道坝。两坝距离能有一七八米长,水深一米左右。此时我们就从里边用水管和盆往外淘水。当时,我们一个个穿个小裤衩,光着膀子,累得顺脸淌汗。再说那时候的蚊子也忒多,把脸上、肩膀上、肚子上哪里啪啦打得都是稀泥,结果你就看吧:我们一个个浑身上下都像个泥猴似的,满脸浑儿画的,似乎认不出谁是谁了,而且浑身上下都是稀泥汤子。即使这样,我们也是乐此不疲全然不顾一切了。学费和家用,等着这些鱼来换钱呢。我们哥仨“哗哗”地淘了近四个小

那年沟里鱼忒多

贾文



时左右,水壕里的水越来越浑、越来越浅了。这时水里的小鱼就抗不住了,一条条鱼都浮上了水面,露着个小脑瓜。可是,那大一点儿的鲇鱼和鲫鱼老奸巨猾了,它是不会露出水面的。尽管如此,当河水被淘干的时候,那些大鱼,小鱼最后都没有逃脱厄运。当我们带着战利品回到家,一秤,一共载了50多公斤鱼,然后卖了30多元钱。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65年我们家乡发大水。由于我们县城内地势较高因此都没被淹着。然而,那汹涌澎湃的、一路咆哮着的大水,却把火车道冲得弯弯曲曲的,就连那路基也被气势磅礴的洪水给冲毁了。铁路旁的一排排树木,也都被排山倒海的大水吞没了,那些平坦的稻田地里,全部都是白茫茫的几米深的一片汪洋。当时那大水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一直到五六天之后,大水才退去。这时我就寻思,那些沟壕里的鱼,可能就更多了。于是我们哥几个就拿着自制的鱼竿,笑逐颜开、连跑带颠儿地顺着小路来到了一个水壕边。我把鱼钩挂好蚯蚓,把鱼弦甩在湍急的水里了。真是不出所料,这时我手里攥着的鱼竿,还没来得及放下呢,嘿,就感觉到那鱼弦在“嗖嗖嗖”地往下坠。紧接着我迫不及待地就往上拽。这一拽,就是一条油光锃亮的一斤来沉的大鲇鱼。当时别提多高兴了。于是我又把鱼竿甩进了水里,也就一两秒钟吧。这鱼弦又是“嗖嗖嗖”地往下坠,这时我又迅速地上拽,又是一条大鲇鱼。

我钓了那么多的鱼,后来实在没法拿了,就把裤子脱下来,两条裤腿全都装满了鱼。

估计那次每人总共钓了三十多斤鲇鱼吧。就这样,我们把这两条裤腿子的鱼。挎在胖腰子上,然后肩膀上扛着挂在鱼竿上的两串子鱼翘翘翘,啪啦啪啦,最后,也不知道歇了多少歇、走了多长时间,才跟踉跄跄地回到了家。

是啊,那个年代不光是涨水后有那么多鱼,就在平时,有沟有水的地方就有鱼。记得有一次,我们钓鱼回来,走在一个很浅的小水沟边上,就在我们不经意间,不知什么东西,“啪里啪啦”两声,我们几个下意识地向响声望去,原来竟是一条两尺多长的大鲇鱼,能有两公斤多重吧,在小水沟里游玩,可能听到了我们走路说话的声音,它才发出了急速逃脱的响声。我们几个噤声扑棱,步步为营,几个回合就给大鲇鱼堵住了。然后,撸头的撸头,抓尾的抓尾,不管它怎样挣扎,也没能逃脱得走。是的,那时只要你勤快一些,通常一旦想鱼吃了,现去钓,现去河里去抓,都赶趟……

那时候的河水特别的清澈,而且水里又没有各种农药等化学成分污染。所以,水里生长的各种鱼类,就有了勃勃的生机。也正因为这样,不仅各种鱼类繁衍非常旺盛,而且这些鱼产品吃起来味道也特别的香浓。